

责任编辑 高海涛 责任校对 贾翠芳
电话 3155261 电邮 yhrj2020@163.com

运河人家
YUNHE RENJIA

2024年11月7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十月初七

沧州日报

新大运河散文

白鹭聚集的村口

史丽娜



史丽娜，沧州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评论及散文作品发表于《作品》《美文》《当代人》《散文选刊》《天津文学》等刊。荣获第四季刘勰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散步的路口》等。

对于大运河，“金屋藏娇”是人们经常善意玩笑的话题。它走一路藏一路，从南而北，毫不收敛自己的“贪心”。它身边的老村、老树、老屋、老物，始终保持着与大运河从时间到空间的不离不弃。它们随时随地准备把历史拽到眼前，辨认、梳理并参与到当下文化的重构中。

与华北大地上大多村庄一样，大白杨桥村始于靖难之役的移民，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村”。明永乐二年，一群被迫离乡的人一身汗水行至此地，疲惫和饥饿让他们停下脚步。夕阳下，一条南北古道以挽留的方式引导前行。古道穿坑越湾，来到一草桥前，草桥下草木竞秀，鸟雀啁啾，两侧各一棵大白杨树蓊郁葱茏，于是，一个以大白杨桥命名的村子诞生了。

被风景包围的村子，故事往往也与众不同。“天下有河不为奇，河下有河古来稀”。村外，与大运河十字交叉的一条河叫南排

河，是上个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排涝、沥水的佐证。当下的南排河上水波轻荡，雀鸟翔集，引得一些垂钓者忘了手中的鱼竿。这些景观转化为记忆和创举，成为流淌在水中的智慧。南排河以涵洞的形式从大运河底穿过，两头高，中间低，恰似倒置的虹吸管道，被称为倒虹吸。彩虹倒挂，像铺在河里的铁轨，蓄积着力量，承载了希望，成为人们精神支柱和食粮的一部分。

倒虹吸上，南排河与大运河以一座桥交集，为大运河本就稠密的思绪又增添了些波澜。两岸错落的绿，在一河的涌动中起伏、交替。像一首人类智慧与大自然共谱的乐章。跨过桥，大运河继续北上，村口在河湾处显现。风带着潮热的湿气，分兵两路，一路留在河边，滑草、爬树、戏水，与各种虫鸟分享栖息地；一路进村，把来人的消息送进去。我们转过一个“几”字弯，风也走出一个“几”字形。像在模拟大运河的走势，又像在盘点村子的故事。“几”字弯到村内变成一棵倒置的柳树，两侧粗壮的枝丫上挂满了岳姓、张姓的村民。这些村民组成村子不同时期的故事章节，一点点从风的口中漏出。

村口大运河西岸，透过大门里看，历史影影绰绰。一段不曾枯竭的古河道，漫漶在古老的情绪中。周边密密匝匝枯黄的草和枯死的树互相扶持着，保持着沧桑且挺立的姿势。一些高大的槐树、杨树从枯黄中挺出碧绿，仿佛要把一些东西送入空中。的确有一些白色的东西，面对太阳时而翔，时而落，那是白鹭。或许是封闭的院墙摒弃了外界的干扰，给了槐树们一心一意生长的空间，让它们有机会和北方遍地种植的杨树一试高低。毫无杂念地长到二三十米，终于有了“高大”的样子，用途也显现出来——让那些喜欢在水边筑巢的白鹭当作此心安处的家园。

家在高处，普通的树木也多了几分神秘。“鸟是神的拟态”，散文家周晓枫这句话十分贴切。她还说“鸟是天空撒下的花籽”。我想象不出是怎样的花籽孕育出这样的鸟。白色的礼服、高雅的气质和轻盈的体态，像被造物主羽化的仙体。一个“美”字太过随意，太过粗糙。人的痴望随着它们翅膀的翕动悬浮在空中。

查阅资料，会生出诸多敬意。如果按时间顺序论资排辈，在大白杨桥村，白鹭才是这里最早的主人。它们的祖先在700万年前的中世纪随着一串“呱呱”声划破天际来到世间，而人类却努力了300多万年才有了生命的迹象。那些鸟，长嘴、长颈、长腿，通身雪一样白，傲骨仙姿，像于此地修道的隐士，又似红尘外的高蹈者。它们远离红尘，用翅膀摒弃杂念和尘埃，双足对历史保持着轻盈的踱踏，以免让历史乱了阵脚。它们的羽下一定藏着生命不衰的密码，使它们的记忆像组成村子的各种物象一样稠密。这些飞翔的思想家或许早就深谙造物主的旨意，它们秩序地守在村口，绝不是想听着一首古老而单调的歌谣在大运河上重复。这村口，是出发地，也是发现地，它们一整天，盘桓在村口，看水边青草上滚落的露珠被太阳逐得无处遁形，穿越丛丛青绿，一点一点渗入，抵达时间的深处。那时，归人盈一脸笑意和汗水，哼着刚学来的小调回来了。

有一片玉米地，高过人头的茎秆追逐着飞过头顶的白鹭。已很少看到扛着锄头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老农了。一个拿着烟杆坐在田头大声接电话的老者让我们好奇了好一阵子。赭红的笑容在他脸上形成道道沟壑，他只是仰头看着白鹭在玉米地上空飞来飞去，那种满足，不亚于一袋早烟后的惬意。

白鹭喜欢天空、树木，也喜欢水。偶尔会见它们经玉米地俯冲到水面，猎鱼、饮水、捕捉蛙虫或向异性展示漂亮的婚羽，留下它们关于生活的美好。振翅蓝天时，一身的傲骄让头顶的云彩有了窘态。高大与渺小、宏观与微观，毫无遮拦地展示。一会儿又齐刷刷落在杨树或槐树的最高处，面向太

阳，慢慢合拢翅膀，高傲洒了一树。

问过老者才知，很早以前，村民用运河水浇地、洗衣，甚至做饭，下河采莲、捕鱼，河边放羊、喂牛，白鹭就在头上飞，人与鸟互不侵扰。人占据田地，把种子、希望、子孙后代的生活就着汗水种下去，然后发挥想象和智慧，等待四季的轮回和成果的兑现。白鹭喜欢高处的清静，清静是一种疗愈，与纷杂保持一定距离，它们的洒脱和抱负才得以施展。偶尔它们也会在河边的草丛中住下，它们需要保持与人的距离，锻炼融入与生存的能力。

后来，大运河沿岸人口增多，河水一度断流。再后来，水时断时续，污染严重，天空和河边再难寻到白鹭的影子。

它们的消失很正常。白鹭有一个名字叫“监测鸟”，能检测到水和大气污染，在危险来临时，它们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再后来，梳理大运河“主干道”和“毛细血管”，白鹭的身影才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一同出现的，还有苍鹭、赤麻鸭等20多种珍稀动物。如果几千只白鹭在运河上空列队而行，大运河上该是怎样的奇观呀。

白鹭会行走，所以贪恋人间，喜欢群居。白鹭会飞翔，所以目光高远，见多识广。它们不似人类对居住环境的苛求。人喜欢占土地建豪宅，食用各种生物烹制美味的食物，享受生活赐予的心理和感官上的美好体验。白鹭却不太在意居所简陋或豪华，居一叶而眠，安静就好，和睦就好。对它们来说，守住一方安宁也是鸟类的幸福。或许时间让它们洞悉了世间太多的艰辛与丑恶，它们深知自身的弱势，梦想和生存都须借助自然。它们在低处觅食，向高处飞翔，连影子都不曾留下。它们站在水边，观察人类和天空。它们重复着向上的动作，并用这个动作引导着人类和植物。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天空，会在某处与白鹭相遇，“呱呱”声便阵阵响起。它们的叫声有摩斯密码的功效，呼唤、等待、回应。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壮大家族，并寻找与人类和平共处最稳妥的方式。



飞翔

崔上 摄

我思

大运之河

王长松

今天，人类的视野已经从地球转向深邃而广阔的太空。当人们从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宇宙全景图上寻找我们居住的家园——地球时，每个人都会产生从未有过的渺小感。

然而，正是在这种浩瀚无涯的时空背景下，地球——这个宇宙的尘埃，生活于其上的最具灵性和创造力的物种——人类，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在欲望与好奇心的驱使下，从事着发现、发明、制造、创造、建立和建设。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记录下人类的生存状态。某一地域的人们所特有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文化属性。文化绵延传承至今的脉络，我们可称之为文脉。梳理一个地域的文脉，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

沧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和黄河故道所流经的地方，梳理它2680多年的历史文脉，今天的我们该做怎样的尝试和努力呢？很长一段时间，沧州成为一座被误读的城市——文学作品里的一次林冲发配，竟使沧州一度成为荒蛮之地的代名词，误导了很多入。

如果不是真正地站在这片热土上，近距离地接触和感受她的历史文化，你很难真正地理解这方水土养育的这方人，以及这方人创造的属于他们，同时也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

汉诗

《竹林书舍图》记

林 莽

我闻到了古樟木沉郁悠远的香气
那是一座建在运河边的书院
一座再生的新古建筑
这隔世的韵味令人恍惚

它从江南顺运河而来
工匠们拆卸、编号、运输
在黄河以北的运河边重新组装了它
青砖、灰瓦、石桥流水、秀木临风
充满了幽深的幻境

我轻抚那些原木雕花的窗棂
温润的木色中呈现出细密的棕褐色的纹理
那么亲切，仿佛曾是我心中的家园
坐落在梅花溪水的竹林丛中
曾有书生捧佛经入境
曾有淑女款款持烛火而行
远山传来寺院的钟声
清晨，炭火熄灭时我穿过瑞雪中的田畴
到镇上求见一位长于丹青的先生
那幅未完成的《竹林书舍图》被他随手抛入了运河
新的构想得到了先生的认可
正在着色、晕染，融入风雨鸟鸣的踟蹰中
昨夜天阴欲雪
我梦见这幅精妙的天启之作正飘入遥远的时空

古运河几经断流而又再生
王朝更迭，战火中的幸存者颠沛流离
成为另一代君主的臣民
我是否也几经转世而受缘分的召唤
再次走进了这座沉香未散的老屋

华北局城工部（外一首）

吕 游

你认识运河水吗，认识水桥驿吗
认识那些阳光照耀下浪花一样的密码吗

我说的是泊头市商务部，这个名称也是伪装的
风声能够翻译的，你不一定能听懂
而航船翻译的密码，只有掌舵的人能听懂
水滴穿过屋檐落在地上的声音，大地能听懂
云遮住了月的声音，天空能听懂
此刻，大运河流过泊头的声音
城工部的工作人员能听懂

多年后，那本密码本
像不会干涸的河流，还有
发报机发出的声音流过大运河，谁也记不清
发报人的名字，谁也记不清译电员的名字
但是他们一定还在，就像这条运河流淌
我们只知道它叫大运河，却喊不出
每一滴水的名字，就像此刻
说得出城工部，却说不出城工部每一块青砖的密码

大运河疏通了

我知道，大运河
是炎黄子孙身上的一根血管

淤堵发生在沧州这一代
北方太高，太喜欢喝酒吃肉了
挡住北风时，也挡住了血液的流动
相对于南方的畅通，北方太迟钝
渤海湾的潮汐也冲刷不掉泥沙般的历史
那是锈，浓茶留在壶嘴上的茶渍

挖出沉船，还不够
清除掉宋朝的瓷器，还不够
要让更多的船在河里行走，让
南方的商贾，沿着运河的血管壁流到北方

大口呼吸，沧州
让肌肉隆起，沧州
沿着运河跑起来，沧州

属于古代的，就作古吧
一本史册就是一个骨灰盒
历史的斑斑溶栓，脱落，剥离身体
让大运河这条血管宽阔起来
这是另一条高速路，在沧州腹地开足马力

疏通的大运河，也疏通了沧州的血管
跛脚走路的城市，正沿着运河健步如飞

南飞的燕子

魏一铭

那只由北往南飞的燕子
在离我最近的运河上
唱起故乡的小调

好比一根泛白的苇管
倒吸几口秋风
暗自吹过

母亲的微笑
顺势装进我的胸膛，我也
跟着欢唱起来